

二階對比介詞“論”的語義建構和“論”字句的並置性

錢 坤

江蘇大學

提要

本文以語義語法為理論指導，立足語料和邏輯，將介詞“論”的句法環境描寫為“二階對比”的反預期話語關聯，語法意義提取為“定序生期”，“論”字句的結構特點概括為問答互動、並置生成。首先，回顧前人研究，指出“論”的介詞用法亟需精細描寫；其次，在話語關聯層面構擬“論”字句的“二階對比”句法—語義建構過程，指出無論是典型的轉折性話語關聯還是非典型的外折內因性話語關聯，“論”字句都必有反預期語境；第三，在單句層面描寫和驗證“論”的句法組配和語義選擇，指出“論”字句對反預期語境的要求來自其“片面性”，體現為句內事實句的“有序性”和觀點句的“偏向性”；第四，提取介詞“論”的語法意義為“定序生期”：通過將事物置於某一參照系中排序定位而產生相應的偏向性預期，從而產生在交際互動中二階對比的需要，因此“論”字句都來源於聽說雙方的問答互動。最後，從動介分類和語義提取兩個角度對介詞的語義語法研究提出了建議。

關鍵詞

二階對比，介詞“論”，語義建構，反預期，並置性

人們通過知性範疇認識世界，但“範疇之客觀效力的界限和範圍在於它只能在經驗對象上起作用”（楊祖陶、鄧曉芒 2001: 166）。由於人的經驗都是有限的，因此所認識的世界也就必然是片面的“客觀世界”，在交流時難免“各持己見”。在漢語裡，這種“運用範疇於經驗而生己見”的過程可以體現為不同的主觀介詞句，“論”就是其中頗具特色的一個。

1. 引言：什麼叫“二階對比”

學界一般認為介詞“論”有兩個義項，其一是組合量詞，表示以某種單位為計算標準，後續小句謂語多為“買賣”“計算”類動詞，語義相當於“按”“按照”（呂叔湘主編 1980: 277；王自強編 1998: 148；張斌主編 2001: 306；李行健主編 2014: 868）。這一義項描寫比較清晰，用法也比較明確，本文不作過多討論。“論”的第二個義項《現代漢語八百詞》解釋為“根據某個方面來談”（呂叔湘主編 1980: 277）。這一釋義概括性強，但解釋力稍顯不足，因此後人多將“某個方面”具體化為“某種單位或類別”，將“談”理解為“衡量、比較、評論”，指出“論”“多用於有所比較的句子”（王自強編 1998: 148；劉月華等 2001: 287；張斌主編 2001: 306；石微、王浩壘 2014）。這些更細緻的釋義固然有助於人們尤其是漢語非母語者更好地理解和使用介詞“論”，但又不免失於片面。主要問題是：

首先，有些“論”的賓語與其說是“某種單位或類別”，不如說是“某種性質或活動”。即“論”的賓語除了是體詞，也可以是謂詞（組），有別於一般介詞。例如：¹

- (1) a. 村民們都說，論辛苦，何勝國在全村是頭一份；論貢獻，數他大，而他的收入在南高營頂多算個中等水準。
- b. 他認為，論峭拔秀麗，焦山、金山、落星等江中獨山都不能與小孤山相比。
- c. 論下棋，你還差得遠呢！（呂叔湘主編 1980: 277）
- d. 論寫文章，我哪裡及得上你呢！（王自強編 1998: 148）

其次，“衡量、比較、評論”只能概括一部分“論”字句的功能（2a-b），前人研究和語料調查都顯示還有些“論”字句的功能更近乎祈使和感嘆（2c-d），給語言教學尤其是對外漢語教學造成了困惑：究竟“論”用於哪些場合？“論”字句到底有沒有“衡量、比較、評論”功能？

¹ 本文語料除有標注者外，均來自北京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CCL）現代漢語語料庫（網絡版）（網址：ccl.pku.edu.cn:8080/ccl_corpus）和北京語言大學現代漢語語料庫（網絡版）（網址：bcc.bjcu.edu.cn），不再一一標注。

- (2) a. 在先，他搭過人家的班，也自己成過班。可是論玩藝兒、論名聲，他都比不過別人。
b. 論理，和尚是不應該有老婆的，然而他有。
c. 論輩份，你應該叫人家“爺爺”，怎麼一點情面都不顧？
d. 論仇，這有多深啊！可是共產黨在西安事變中，只考慮民族大義，完全不計較個人恩怨。

事實上，介詞“論”的功能確實是“比較”，只不過是在話語（非單句）中進行“二階對比”。所謂“二階對比”，是指在所比較的兩個事物不同維度的差別之上建立的高一個維度的對比——在 x 維度上事物 A 優於事物 B，在 y 維度上事物 B 優於事物 A，這時要對比 A 和 B 在 x 和 y 這兩個維度上差別的差別，就會用“論 x，……；論 y，……”。² 例如：

- (3) a. 論膽量，婁比王更膽大妄為，論心計王比婁更勝一籌。
b. 婁的膽量比王更大，王的心計比婁更深。
c. * 論婁，他的膽量比王更大；論王，他的心計比婁更深。
d. # 論膽量，婁比王更膽大妄為。

例（3a）可改寫為例（3b）而概念義不變，但失去了在“婁比王膽大”和“王比婁心計深”之間作“二階對比”這層意義，即例（3a）中“論”的功能既不是在“膽量”也不是在“心計”這個維度上比較王和婁，而是在這兩個維度之上進行對比。因此例（3c）句法不合格而例（3d）給人強烈的語義未完之感，語用不合適。

如此說來，“論”字句必然“單句不成話”，³ 一定需要更大的對比語境了，那麼如何解釋例（1c-d）呢？這正是邏輯抽象和語法具體的差別，即“二階對比”是對“論”語義的高度抽象，但針對“論”自身的描寫和解釋還需要我們更全面、完整、

² 實際語料中會出現若干個“論”字結構都屬於 x 維度，而 y 維度未明示的情況。如：

(i) 地處京津唐地區的平谷縣，論政策，沒有沿海的珠江三角洲優惠；論基礎，沒有沿江的長江三角洲雄厚；論距離沒有北京有的縣離京城近，那麼，究竟是什麼使這個三面環山的內陸縣走出山谷，實現了跳躍式發展的？

這裡的“論政策、論基礎、論距離”都屬於維度 x “論條件”，而與之對比的維度 y 沒有採用“論”字句形式，即“那麼”後未說出的“論發展”。也就是說，“二階對比”的“階”是“維度”，不是“比較項”，不能說句子中有幾個“論……”就是幾階，這一點特別提醒讀者注意。

³ 在漢語裡，區分“句子”和“短語”意義不大，區分“句子（sentence）”和“話語（utterance）”才有意義（姜望琪 2005；沈家煊 2016: 137-139）。

準確地建構“二階對比”的具體句法—語義過程。因此，本文將以“語法意義決定語法形式，語法形式制約語法意義”的語義語法形義關係認識論（邵敬敏 2004；趙春利 2014）為指導，基於對 CCL 現代漢語語料庫提供的 7557 條“論”字句語料的窮盡式調查，⁴ 先按照從典型到非典型的發現程序勾勒“論”字句的話語關聯（吳婷燕、趙春利 2018），再按照從大到小由外而內的邏輯順序描寫“論”的句法組配和語義選擇，最後基於事實和邏輯，提取“論”的主觀性語法意義並從對言語法角度解釋“論”字句的語法特點，以實現對介詞“論”的分佈全面描寫、語義精準提取和特點恰當概括。

2. 什麼時候用“論”：“論”字句的話語關聯

作為“關係多樣、功用複雜”（張誼生 2016: 前言 1）的一類虛詞，介詞的語義是關聯性而非概念性的（錢坤 2022），因此我們不能就“論”而論它實現二階對比的句法—語義過程，而必須將其放入所在的介詞句以及話語關聯中，通過觀察它“在語言中的用法”（Wittgenstein 1953: 20）來為描寫和提取“論”的意義做好準備。

2.1. “論”字句的總體分佈格局

根據調查，“論”字句可分佈在轉折性話語關聯的待轉位置（4a）或轉折位置（4b），也可分佈在因果性話語關聯的原因位置（4c），但絕不能分佈於並列性話語關聯（4d）。例如：

- (4) a. 論資歷，連長胡德全是全連幹部當中資歷最淺的一個。可是，他被提升為連長不到兩年，接連受到上級的好評。
- b. （聽話人“你”將繼任峨眉派掌門而說話人認為其沒有資格，因此說：）【可是】論資望，說武功，哪一樁都輪不到你來做本派掌門……⁵
- c. 劉不才也是紈袴出身，論資格比小張深得多；所以胡雪岩想了一套辦法，用劉不才從小張身上下手。
- d. *要麼算經濟效益，不值，要麼論社會效益，值！

⁴ 具體方法是：在“論”前分別設定逗號、句號、問號和感嘆號將其和前一成分隔開，在“論”後設定不超過 8 個漢字的距離出現逗號。這樣共獲得 7557 條語料。這些語料當然不是“論”字句在現代漢語中的完整精確分佈，但我們認為基本可以代表介詞“論”的總體分佈情況。“窮盡式調查”是指在調查“論”字句的話語關聯、賓語選擇、後續小句形式特徵時在觀察全面的基礎上運用排中律等邏輯方法來保證描寫的全面性，如將“論”的賓語分為“量化”和“非量化”兩類，從邏輯上排除了其他可能。

⁵ “【】”中內容為作者後加測試成分，後文同。

根據抽樣，⁶“論”字句可歸為兩類：一是轉折關係待轉位置上的“論”字句，在所有語料中約佔 2/3，其二階對比句法一語義過程也比較透明、直觀，可看作典型；二是轉折關係轉折位置和因果關係原因位置上的“論”字句，在所有語料中約佔 1/3，其二階對比句法一語義過程比較晦暗、曲折，因此可看作非典型。

2.2. 典型“論”字句的話語關聯

根據調查，典型“論”字句通過句內句外兩步句法手段實現二階對比。

首先，此類“論”字句內的介賓結構後續小句有兩類：一是“事實句”，客觀陳述“根據某個方面”發現的結果（5a-b）；二是“觀點句”，主觀闡釋“根據某個方面”得出的觀點，句中可見“看來、可能、可以、應該、理應”等表示推斷、預測的詞（5c-d）。例如：

- (5) a. 論大小，海洋量子號排世界第三，自重 16.8 萬噸，但在科技日新月異的今天，郵輪光大可不夠，還得智能。
b. 前年團營房股想調他到團裡工作，那裡論工作條件比這裡好，論收入比這裡強，但是他推辭了，說“這裡需要我”。
c. 論資歷，自己比不上其他幾位，看來逃不脫被裁的命運。但小王是個聰明人，他沒有輕易放棄，而是工作更加賣力，……
d. 論年齡，五十歲的人應該還大有可為。古今中外，盡有活到了七十八十，元氣很盛的。可是我卻已經老了，而且早已老了。

其次，此類“論”字句外都會有一個與其語義偏離的“現實情況句”。現實情況句可以陳述句形式出現，這時它不僅由“但（是）、可（是）、然而、不過、而”等轉折連詞引導，還可在句前插入“沒想到、不料、令人驚訝的是”等話語標記表說話人“未曾預料”（6a-b）；也可以原因特指問形式出現，這時句中有“為什麼、何以、怎麼會、怎麼能、怎麼好”等表說話人“出乎意料”的疑問詞，乃至於這種意外會讓疑問變成感嘆（陳振宇、杜克華 2015）（6c-d）。凡此種種，都說明“現實情況”與所“論”者存在違逆因果關係，實現了“論”的二階對比。例如：⁷

⁶ 我們以“論”字句後出現“但、但是、可是、然而”作為它出現在轉折性話語關聯的待轉位置的標記，以“論”字句前出現這些連詞作為它出現在轉折性話語關聯的轉折位置的標記，以“論”字句後出現“所以、因此”作為它出現在因果性話語關聯的原因位置的標記，設定相同的搜索條件在 CCL 語料庫中進行了抽樣，結果顯示前者共有 612 例，而後兩者合計 305 例，大致呈 2:1 的關係。

⁷ 語料中還有一些看似典型“論”字句但實際上屬非典型的“論”字句，如：

- (6) a. 論年齡，我比他小得多，可是【沒想到】那個“沒有辦法”改變的習慣卻比他差多了。
- b. 正是這個郭亮，論學歷，不過第一師範畢業；論年齒，剛才二十來歲，【令人驚訝的是，】已經成了堅強活躍的共產主義革命戰士和工人運動領袖。
- c. 論學問，神秀肯定比慧能高深，但是五祖為什麼偏偏選中了挑水燒火的慧能？
- d. 論資格，論年紀，論貢獻，您都該坐臥鋪，我們怎麼好為您換成硬座呢！

因此，典型“論”字句的話語關聯符合預期的心理認知模式（陳振宇、王夢穎 2021）：事實句表說話人根據“論”所選擇的“某一方面”（觀察視角）發現的事實 O（預期來源），觀點句表說話人以此為基礎產生的預期 $P(M | O)$ ，現實情況句以現實 $P(M)$ 檢驗說話人預期。

以上分析可總結如表 1。真實語料中，事實句、觀點句可以只出現一個。但無論出現的是哪一個，都必然與現實情況句構成反預期。其實，反預期語境不僅是典型“論”字句也是非典型“論”字句的話語關聯。

表 1. 典型“論”字句的句法—語義過程

邏輯層	待轉			轉折
	原因	事實句	結果	
句法層	“論”介賓結構	事實句	觀點句	現實情況句
語義層	觀察視角	預期來源 O	預期 $P(M O)$	現實 $P(M)$
	一階對比			
	二階對比			
實例	(7) a. 論人均收入，	大陸在世界上還排不上號，	【所以本應勤儉節約，但是】	有些人大手大腳，卻是驚人的。
	b. 論他的資格，	【他在縣裡資格最老，所以】	縣裡多好的樓房他也能住得上，	但人家不住。
	c. 論年資，	你是老大哥，我是小弟，	本不該指揮你。	但現在我被任為司令長官，所以，在公事上，我是司令長官。

- (i) 安徽是發展中省份，論待遇，當然比不上經濟發達地區，但安徽可以創造軟環境，以事業引人、以感情留人、以相應的待遇穩住人才。

該句的“但……”之前實際上省略了一個“現實情況句”——上文曾提過“安徽是個人才匱乏大省”，所以這裡省略的現實情況句如補出可以是“所以人才匱乏現狀可以理解。”即“但”引導的是相對整個“論”字句所在的因果複句的轉折句。這種情況可以用這裡提出的話語標記插入法鑒別。

2.3. 非典型“論”字句的話語關聯

轉折關係轉折位置和因果關係原因位置上的“論”字句都是非典型的。為便於論述，我們從後者入手。調查發現，非典型“論”字句與典型“論”字句的主要區別在於它的現實情況句（即因果關係的結果句）不是對說話人觀點（預期）的違反，而是證實，構成說明性因果關係。例如：

- (8) a. 論年紀你比我大，論輩份你比我高，因此我讓你三招不還手。
b. 左燕留武功不錯，且詭計多端，極為機智，李明臣論武功、論智慧都不是他的對手，所以這件事並不能怪明臣。
c. 這孩子是我們的頭胎，論理應由父皇來給他取名的，因此這孩子還沒名字。
d. 論身家財產，我這個“小巫”自是敵不過你們裴氏集團這個“大巫”，所以，雪兒棄我而擇令公子，我無話可說。

那麼，這類“論”字句是如何實現二階對比的呢？我們不妨擴大話語關聯的範圍來一探究竟。限於篇幅，僅分析例（8a-b）：

- (9) a. 倪八太爺第一招只是虛招，沒料到對方竟不閃不躲，一擊而中。但他這一招全沒用上勁力，是以蘇春秋並未受傷。蘇春秋肩上中掌，哼了一聲，往後退了兩步，卻不還手，高聲道：“你是我的大師兄，論年紀你比我大，論輩份你比我高，因此我讓你三招不還手。”
b. 紫衣道：“李明臣去監視他時，被他發覺，死了四個弟兄，李明臣自己也受了傷，此時左燕留想必已逃走，再想抓到他，恐怕就要費一點工夫了。”席如秀憤憤然道：“李明臣這人一向能幹，這一次怎會如此無用，該好好懲罰他才對，想必是清閒日子過慣了，早忘了江湖二字，一遇到正事就抓瞎。”陰離魂道：“左燕留武功不錯，且詭計多端，極為機智，李明臣論武功、論智慧都不是他的對手，所以這件事並不能怪明臣。”

不難看出，雖然對說話人來說此類“論”字句後出現了因果順承句以描寫現實情況（正預期），但該現實情況在他者意念中是反預期的（例（9a）是反常理預期，例（9b）是反聽話人預期），或者說由於他者有意外，說話人用“論”字句推出己方預期以解釋現實情況、消除對方意外。這時“論”字句在說話人一方只構成一階對比，它的二階對比需要說話人和聽話人雙方共同構建。

更明顯地，說話人在使用這類他反預期“論”字句時，還可以先引述聽話人事實以示其意外的合理性，再陳述己方事實，即在“論”字句之上加上一個“要論什麼，確然是什麼，可是……”的“容認”式複句（呂叔湘 2014 [1944]: 605），用這種“外折內因”話語關聯來為聽話人“顯疑—釋疑”。例如：

(10) a. 鄒忌打斷孫臏的話：“別叫相國，我已經不是了……”

孫臏：“鄒先生雖已不是相國，但孫臏一直把先生當做相國，因為若論治理國家，齊國超過先生者，尚無一人……”⁸

- b. 次日將伯邑考召進摘星樓，姐己娘娘賜伯邑考禦宴一桌，伯邑考跪奏道：
 “犯臣之子，焉敢討宴？”姐己娘娘嫣然一笑，暗地送情：“你雖是犯臣之子，若論傳琴，乃是師徒之道，即坐亦無妨。”

這樣我們就把因果關係原因位置上的“論”字句和轉折關係轉折位置上的“論”字句統一起來了。統一後的二階對比句法—語義過程如表2。和典型“論”字句一樣，雖然並不是每一個非典型“論”字句都能像例（11a）那樣把“外折內因”話語關聯完整展示出來，但無論它具有這個話語關聯的哪一部分，我們都可以根據邏輯補出其他部分，並得到語言事實的驗證。⁹

⁸ 例（10a）中，聽話人（鄒忌）基於自己已不是相國的事實，對被稱為相國產生了“意外”，而說話人（孫臏）先引述對方事實，再陳述“論治理國家，齊國超過先生者，尚無一人”的己方事實（該事實是一階對比），由此引出“應該把鄒忌當做相國”的預期（該預期因為已被現實情況證實，所以一般不會說出來），以此來解釋“一直把先生當做相國”的現實情況（該現實情況與鄒忌不是相國的事實形成二階對比），消除對方的意外。例（10b）的分析仿此。

⁹ 例（11b-c）中斜體部分是根據邏輯補出的。查語料原文，邏輯和語言事實可以得到統一。原文是：

(11) b. 眾所周知，中國古代科學技術有過舉世公認的輝煌成就。可是到了近代，中國科學技術卻大大落後了，而許多新興學科，特別是實驗性很強的如原子核科學等，幾乎是空白。1949年以前，……。

c. 幸好一物降一物，“惡人自有惡人磨”，張秀才什麼人不怕，除了官就怕他兒子。小張是個紈袴，嫖賭吃喝，一應俱全。張秀才弄來的幾個造孽錢，都供養了寶貝兒子。劉不才也……

表 2. 非典型“論”字句的句法—語義過程

邏輯層	待轉	轉折			
		原因		結果	結果
		原因	結果		
句法層	讓步句	“論” 介賓結構	事實句	觀點句（一般不出現）	現實情況句
語義層	（已存在的） 現實	觀察視角	預期來源 O	預期 P(M O)	現實 P(M)
		一階對比			
		二階對比			
實例	(11)a. 【雖然】她今年剛滿十二歲，	可論知名度、觀眾歡迎的程度，	蔣小涵也真夠得上一顆“星”了。		【所以】打幾年前起，這小姑娘登臺露臉的機會就讓那些成名的歌星、影星、笑星們羨慕不已。
	b. 1949 年以前，雖然北平研究院有一個原子學研究所，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內也設有核子物理部分，	但是論其當時的工作條件、人員情況，	真可以說是徒有其名。		所以當時中國的原子核科學幾乎是空白。
	c. 雖說小張才是和張秀才關係最密切的人，	【但是】劉不才也是紈袴出身，論資格	比小張深得多；		所以胡雪岩想了一套辦法，用劉不才從小張身上下手。收服了小張，不怕張秀才不就範。

綜上，典型“論”字句要求自反預期、轉折性話語關聯，句內以“論”的賓語為標準形成一階對比，句外以預期和現實的對立形成二階對比；非典型“論”字句要求他反預期、“外折內因”性話語關聯，句內仍以“論”的賓語為標準形成一階對比，句外以說話人預期和聽話人預期（已有現實）的對立形成二階對比。

3. 如何使用“論”：“論”的句法組配和語義選擇

現在我們深入“論”字句內部進一步描寫“論”的語義。由於“論”字句編碼的是說話人從某一不同於聽話人的觀察視角看到的片面事實及由此產生的預期，並由此導致該預期在交際中被“反”，所以可以說“片面性”是“論”字句（無論是典型還是非典型）必有反預期語境的發生學原因。那麼，在“論”字句內部“片面性”又是如何體現的呢？

3.1. 所有“論”字句看到的都是“片面事實”嗎？

在討論“論”的句法組配和語義選擇之前，我們先要解釋部分“例外”，即第一節提到的分佈在既非轉折性也非因果性話語關聯中的似乎可以“單句成話”的“論”

字句。從“片面事實”角度可以這樣解釋：這些“論”字句說話人認為自己從所“論”視角發現的事實無可辯駁，近乎“全面事實”，其“預期”概率等於或幾乎等於1，因此他既不需要後續轉折句（因為邏輯上不可能）也不需要後續結果句（因為情理上沒必要）。這類“論”字句為了“完句”常會採取以下方式：¹⁰

首先，為了提高所持事實的“全面性”，說話人會採用多視角論證的方式，用多個“論X”並置。例如：

- (12) a₁. 國有企業有其他經濟成分所不可比擬的優勢。論設備，論固定資產，論技術力量，論生產規模，就總體而言，鄉鎮企業或是個私企業實難與其相匹。
 a₂. # 國有企業有其他經濟成分所不可比擬的優勢。論設備，鄉鎮企業或是個私企業實難與其相匹。
 b₁. 康乾時期不過帝國制度徹底毀滅前的迴光返照，論氣度，論胸襟，論精神，均不能與“漢唐氣象”相提並論。
 b₂. # 康乾時期不過帝國制度徹底毀滅前的迴光返照，論氣度不能與“漢唐氣象”相提並論。

其次，這些“論”字句中事實句句末往往帶表“事實顯然、一望而知”（呂叔湘 2014 [1944]: 369）的高信據力標記“呢”（完權 2018）或表執意應然的“嘛”（屈承熹 2006: 115），或者使用感嘆句形式，以表說話人對該事實的高確信度。例如：

- (13) a. # 論下棋，你差得遠。（改寫自（1c））
 b. # 論寫文章，我及不上你。（改寫自（1d））
 c. 我不是經常和你們講，你們屬於貴族子弟嗎？論生活，論條件，都比一般工人農民優越嘛！
 d. # 你們論生活比一般工人農民優越。

再次，這些“論”字句中觀點句雖然沒有情態標記表預期概率（該概率在0.5到1之間，詳見下文），但是都以雙重否定、感嘆、反問、構造語用梯階（Horn 1989）等形式顯示說話人對該觀點很有把握。例如：

- (14) a. 她脾氣很古怪，人很聰明、才氣，論模樣，不愁找不到好婆家。
 → # 她論模樣找得到好婆家。

¹⁰ 第一種方式各角度“論”字結構可合併為“無論……”引出的無條件讓步狀語，以達到強調作用，後兩種方式是讓“論”字句帶上感嘆/確認語氣而獲得“語力”，這些都是使其獲得“可止性”（葉婧婷、陳振宇 2014: 118–136）的方法。

- b. 論人才，論閱歷，論膽識，論性情，論道理，都只有咱陶大哥才當得這隊長！
→ # 論人才咱陶大哥當得這隊長。
- c. 論武功，論槍法，我又不是你的對手。你擔心我什麼？
→ # 論武功你不用擔心我。
- d. 這次改選，論資格，論經歷，不管從哪一方面說，我都不夠資格擔任副主任委員，嚴格講起來，當一名委員也很勉強。
→ # 論資格，我不夠資格擔任副主任委員。

最後，作為旁證，我們還發現這樣的“論”字句由於事實的高確信度、預期的高概率性，如果確實要後接現實情況句，則它不僅反預期，而且會造成意外，即句中必同現“竟然、居然”等意外標記。也就是說，這時的“高確信事實、高概率預期”會給說話人（以及聽話人）造成“現實情況大概率不可能”的預期（可參見王恩旭 2023: 96–144 關於“意外本質”的討論）。例如：

- (15) a. 游龍沈全和弓箭塘的謝公愚，可是盛名久著的人物，論武功，也足可名列一流高手，居然在她刀下，走不出兩招。
- b. 我不懂我哪裡比不上藍霏霏？論姿色、論身材，沒有一樣是她比得過我的；而你竟然挑選上她，你分明是沒眼光！

3.2. “論”介賓結構與後續小句的句法組配及其語義選擇

解釋了“例外”，我們來描寫“論”字句的內部結構。按照“從大到小、由外而內”的邏輯順序，先看什麼樣的後續小句（事實句、觀點句）能和“論”介賓結構組配及其背後的語義選擇。

3.2.1. 事實句

事實句的功能是完成一階對比，以作二階對比的基礎。根據調查，能夠進入“論”字句的事實句包括以下幾種類型：

一是直接排序句，即直接指出所論事物在某序列中的位置。例如：

- (16) a. 論資源、論規模，福建煤炭企業在全國均排在末幾位。
- b. 地鐵是莫斯科市最主要、最快捷的公共交通工具，論長度它居世界第五，論客運量它為世界之最。
- c. 劉哥從前是雲南炮派的頭子，論筆頭，論口才，論記性，論人緣都是一流的。
- d. 論資格，論貢獻，論地位，幾人能與其相比？

二是間接定序句，即通過說明和其他事物的相對位置確定所論事物的位置。例如：

- (17) a. 論吃的，論穿的，論住房，論環境，很多農民兄弟不見得比城裡人差。
 b. 要說論長相，你不如鄭禪玉，論能耐，你不如鍾離春。
 c.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另一大類外鄉人，論人數，他們僅次於四川人與湖南人，超過內地各省和香港。
 d. 論年齡老孫比我大，論身體老孫比我差，論資歷老孫比我長，我為什麼學習精神就沒有老孫那樣刻苦認真？

三是描寫得序句，即通過描寫所論事物的性質來確定其位置。此類事實句都含有說話人的主觀視角，因此謂語通常是“最 A、挺 A、比較 A、AA（狀態形容詞）、出色、了不起、頂呱呱、出類拔萃”等形式，或句中有“只、就、才、並（不）、還、都、不過、已（經）、區區、足足”等表示主觀量的評價副詞。例如：

- (18) a. 論效率，秦皇島港在全國各個港口是最高的，論成本，也是比較低的。
 b. 論工作，他們確實忙忙碌碌，辛辛苦苦。
 c. 論發展，這幾年太倉局可謂出類拔萃。
 d. 論季節，現在不過初夏；論氣候，卻好像已是暑天；論景色，卻大有秋天的意味了。

因此，“有序性”是事實句和“論”介賓結構組配的必要條件。反之，如果說話人對是否有序不能確定，就不能將其作為所“論”事實，因此是非兩可的“嗎”（趙春利 2018）不能出現在事實句末，而要求“說話者必須提供給聽話者一個明確的信息”（徐晶凝 2003: 144）的“吧”卻可以（19a-b）。¹¹為什麼“片面性”在“論”字句內部體現為“有序性”呢？這是因為一次“排序”只能有一個標準（句法上體現為一個“論”只能有一個賓語），對所論事物來說該次排序結果必然只揭示它在某一方面的“定位”，從而為二階對比做鋪墊。這可從對同一事物的若干並置“論”字句看得更直觀（19c-d）。例如：

- (19) a. * 魯迅的《阿 Q 正傳》，論篇幅，在當今只能算一個短篇嗎？
 b. 魯迅的《阿 Q 正傳》，論篇幅，在當今只能算一個短篇吧？

¹¹ 事實句中還可以出現表低概率的“可能、恐怕、或許”，如“論集成電路，海信可能與別人比並沒有優勢，但是……”。正如審稿人指出的，這樣的句子“用於謙虛”，即這些情態副詞並不表示說話人對事實不確定，而是語用化為表示委婉、不武斷。謹對審稿人的意見表示感謝！

- c. 論年紀，他是隊裡最小的，但論才氣，他在隊裡可謂首屈一指。
- d. 論幹農活，我在全屯數一數二，論生活全屯數我最窮。

請注意，說“有序性”事實句通過對所論事物排序獲得“片面性”，不是說該事實本身是主觀、片面的（如“論年紀，他最小”就是個“客觀事實”），而是說無論什麼樣的事實，都只是所論事物的某一方面的性質，因而相對該事物整體是片面的。

3.2.2. 觀點句

當事實句未出現，或雖出現但說話人認為尚不足以體現片面性時，就會補上一個基於事實的觀點句以闡明從該視角產生的預期。根據調查，觀點句需滿足以下要求：

首先，有因性。觀點句和事實句之間有推斷因果關係，因此它們同現時能夠插入“因為……所以……、因此、因而、故而”等關聯詞而不改變其命題意義。例如：

- (20) a. 論他與文光的感情，很是聯近。【故而】此次文家事出，他該當每日前去，才是交友之道。
- b. 一個小學生以“只要……，就能……”為題作造句練習。他寫道：“只要有熟人，就能開後門。”怎樣打分呢？老師感到很為難，論語法，【因為】無可非議，【所以】該打全對，但看含義，實在不好肯定。
- c. 論官位，武英殿大學士李鴻章，久居首輔，百僚之長，【因此】應該居中。
- d. 論他的人品風采，無一不好，【因而】合該消受這分豔福。

其次，非現實性。無論事實句是否出現，觀點句作為預期都是非現實的（陳振宇 2024: 81），因此句中會同現“可以、應該、理應”等認識情態詞。例如：

- (21) a. 論革命，咱大隊一直走在前頭，成了先進樣板；論生產，糧食產量跨過了黃河，由窮隊變成了富隊。有了這麼大的成績，可以喘喘氣、歇歇腳了。
- b. 論理，既言“最佳”，便理應取一。
- c. 這九路大軍歸誰統率呢，論地位和威望，應該是郭子儀和李光弼。
- d. 他沒有拿到博士學位，但在劍橋的兩年內，他卻寫了二十篇論文，論水準，每一篇論文都可以拿到一個博士學位。

第三，偏向性。觀點句所述預期以事實句所見確定的事實為基礎，因此該預期不會模稜兩可，即概率不等於 0.5。那麼它是比 0.5 大還是小呢？大。證據是，雖然確信度較高的“一定、必定、必”在觀點句中不多見（22a-b）——因為這類觀點句所述預期很容易成為現實，則沒有必要把觀點句和現實情況句都說一遍（參見例（11））——

但確信度較低的“可能”（吳芸莉 2018）一般不能進入觀點句，除非用於語用上表示委婉（22c-d）。¹²

- (22) a. 論條件，貴州比大慶好，論困難，貴州比大慶小，大慶人能辦到的我們也一定要辦到。
 b. 將軍您雖然是英勇善戰，實話實說，論打仗，比曹公那還差一點，所以將軍這樣追上去以後遇到親自斷後的是曹公，你必敗。
 c. * 論資格，我們老，論貢獻，我們大，大聯合可能以我們為核心。
 d. ? 論本事，咱這幾個幹部誰都可能成為腰纏萬貫的富翁。

綜上，“論”介賓結構要求“有序性”事實句和/或“偏向性”觀點句與其組配，才能得到一個句法合格、語義和諧的“論”字句。

3.3. “論”和賓語的句法組配及其語義選擇

並非任何事物都可“論”。根據調查，“論”的賓語包括量化和非量化兩類。

量化賓語由在人們認知框架中可以“論多少、論大小、論高低”的詞充任，比較典型的有“實力、能力、規模、範圍、疆域、地位、職位、軍銜、品級、資歷、資格、資產、酒量、功夫、身高、距離、人數”等（23a-b）。非量化賓語由在人們認知框架中只能“論好壞、論有無”的詞充任，比較典型的有“環境、條件、技術、水質、文化、功能、才幹、交通、長相、學識、聲譽、內容、才華、人品、口才、記性、性情”等（23c-d）。例如：

- (23) a. 印尼男隊對馬來西亞隊，論實力和經驗，印尼隊要勝。
 b. 這些企業論規模都不小，論人數也不少，再論產值、論效益，不要說在全國電子行業，就連在北京的企業中也排不上號。
 c. 鍋爐小組共有八名工人，論文化，除一人是初小畢業外，其餘的人都不識字。
 d. 就我所接觸的美術界朋友中，論才華，他是一流的。

¹² 感謝審稿人的提醒，我們在語料中也發現了少數幾例含有“可能”的觀點句，如“他們心裡明白，論口才，論酒量，都不是這位陳衛士長的對手，如果再喝下去，出洋相的倒可能是自己。”我們認為，基於“酒量不是對手”的確定性事實判斷，“出洋相”的預期概率應大於0.5，之所以用“可能”，是因為此句從“他們”視角出發，“可能”表達委婉、維護主體面子。感謝審稿人啟發我們從語用角度解釋這些“例外”。

那麼，是什麼決定了這些詞可以和“論”組配呢？不難發現，所謂“多少、大小、高低”或“好壞、有無”都是一種比較，因此能否進入“論”後賓位的限制性條件就是“可比性”語義特徵，證明如下：

首先，從正面的語義指向上看，賓語前可同現或插入指向小句主語的領屬性定語（24a-b），但排斥“大小、多少、高低、深淺、強弱、遠近”等語義擴展型（束定芳、黃潔 2008；黃瑞芳 2017）後綴（24c-d）。¹³ 這說明賓語所指稱的都是小句主語的特徵，而非泛指的“實力、能力；環境、條件……”，目的是保證“可比性”。例如：

- (24) a. 論他的身量，也比小坡高好些。
b. 論【他們的】業務水平，兩人相差無幾；但比起待人接物，雙方卻有著天壤之別。
c. 大和銀行……論歷史（*長短）可謂悠久，論實力（*強弱）可謂雄厚，論經驗（*多少）也可謂豐富。
d. 戴著金首飾的女子，走起路來一扭一扭的，看起來就像是個大姑娘，論年齡（*大小）卻是大姑娘的媽了。

其次，從反面的准入限制上看，無法比較的屬性功能名詞，如“意志、顏色、形狀、味道、氣味”及以這些屬性域為典型特徵的事物名詞，如“人民、國家、集體；夕陽、彩虹、磚瓦、家具；地球、多邊形；水果、飯菜、月餅；化妝品、油墨、硝煙”等一般都不能進入“論”後賓位。例如：

- (25) a₁. 論到顏色的複雜，氣候的溫和，天空的晴朗，秋並不弱起春。
a₂. *論到顏色，氣候，天空，秋並不弱起春。
b₁. 當然，若論那月餅的品質，沒說的。
b₂. ??當然，若論那月餅，沒說的。

此外，“論”的賓語還包括有程度差別因而可“比”的性質形容詞，而“包含量的觀念的”“形容詞的複雜形式”（朱德熙 1980: 3-41）則不能和“論”組合。這種對立也足以說明“可比性”對“論”介賓結構是否合法的決定作用。例如：

¹³ 我們在 CCL 和 BCC 語料庫進行了窮盡式搜索，發現這類後綴都不能加在“論”的賓語後。貌似例外的句子是：

(i) 論廠子大小，咱們廠也是全市數得著的。

(ii) 論炮的響聲，敵人勝了；論死屍的多少，我們勝了！

其實，這兩例“論”後名詞如果不帶“大小”“多少”，都不具備“可比性”，無法“論”，即這裡的“大小”“多少”是“大還是小”“多還是少”之意，而非反義複合後綴表語義擴展。

- (26) a. 他這首小提琴曲，論其感情之（*非常）真摯，音調之（*十分）甜美，竊以為是小夜曲中突出的。
- b. 作為開明書店創始人，論個人學識上的（*極度）精深廣博，他不如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
- c. 論大方 / * 大大方方，全城就數興隆行。
- d. 在中國古代典籍裡，論普及度之高 / * 高高、影響力之大 / * 大大，《論語》當居榜首。

4. 結論：“論”的主觀性語義和“論”字句的並置性

4.1. “論”的語法意義及其主觀性

以上我們按照“話語關聯—單句—介賓結構”的邏輯順序，由外而內從大到小逐層分析了“論”的分佈環境、句法組配和語義選擇，現在我們聚焦“論”自身，來歸納和提取其語法意義。需要強調，由於介詞語義是關聯性的、功能性的，因此提取“論”的語法意義既要剝離那些“所在格式所具有的意義”（馬真 2016: 18），也不能孤立地“就‘論’而論”。可以說，無論是分佈在轉折性話語關聯中的典型“論”字句，還是分佈在外折內因性話語關聯中的非典型“論”字句，“論”的語義（功能）都是從可比性賓語這個特定觀察視角出發，對所論事物排序定位（完成一階對比），從而獲得片面認識及源於該認識的偏向性預期。之所以賓語要“可比”，因為它是一階對比的標準，說話人需要據此對所論事物“定位”；之所以事實句和觀點句是“片面”的，是因為事物本有不同側面，處於不同參照系，而說話人只選擇了一個參照系，但也正因此，才產生了交際（也就是二階對比）的需要。從這個意義上說，“論”字句都是“以偏概全”——說話人抓住所“論”的一點而不及其餘。因此，“論”的語法意義可以歸納為“定序生期”——通過將事物置於某一參照系中排序定位而產生相應的偏向性預期，至於這個預期是自反還是他反，則取決於“論”所在格式也就是其話語關聯，因此不屬於“論”的語法意義。

介詞語義具有雙重性（何洪峰、張文穎 2015），“論”的高層介詞義來自其低層言說動詞義，而言說行為具有自主性，由此決定了介詞“論”的主觀性，具體體現在：

認知過程上，“論”字句構造了一個包含所論事物不同方面的相互關係複合體（interrelational complex, 泰爾米 2017: 253），說話人選擇這個複合體中的某一方面用“論”介引，就是引導聽話人將注意力聚焦在事物的該方面上，使之前景化為焦點，而暫時忽視事物的其他方面，以便得出片面事實和相應預期。

信息結構上，說話人把“論”的賓語作為言談出發點，因此“論”介賓結構一般都位於句首或居於主位（少數位於句中的也要用逗號和後續部分隔開），而事實句和觀點句都立足這個選定的出發點展開，由此“完形明義”（沈家煊 2019: 280）。也就是說，“論”的賓語具有“話題焦點”（徐烈炯、劉丹青 2018: 84）的性質，其“焦點性”來自它相對聽話人是“新信息”——聽話人此前對此有所忽視；其“話題性”來自它的“關係給定性”（宋文輝 2018: 87–91）——說話人估計其當下處在聽話人意識的中心——說話人何以確保自己的估計不落空呢？那就是用“論”作為提示。

4.2. “論”字句的並置性

正是因為“論”有較強的主觀性，所以它的賓語類型不受限制。例如：

- (27) a. 焦裕祿……論學習毛主席著作比我好，可是他的衣裳穿了補，補了穿，咱就不能這樣嗎？
b. 論過日子，這是筆可觀的收入。

那麼，要不要在這樣的賓語後補上“相應的名詞化成分”（如例（27a）補上“的深度/廣度”）來說明“論”的賓語具有可比性呢？沒有必要。一則我們應該“儘量少說省了字的原則”（趙元任 1979: 51），尤其這裡的情形還不滿足“填補的詞語只有一種可能”（呂叔湘 1979: 68）這個條件；二則這類賓語非名詞的“論”字句實質上代表了它最原本的自然棲息地——互動交際（Couper-Kuhlen & Selting 2018: 3），即“論”字句源於聽說雙方的問答（“論”介賓結構和後續小句是兩個零句，“論”字句是它們組成的整句，參見趙元任 1979: 51）。如例（27b）就來自一方問“（這筆錢）過日子呢？”一方答“是筆可觀的收入。”換言之，無論事物、性質、活動，只要聽說雙方都同意可作排序標準，就可以“論”。我們這樣推理有以下證據：

第一，在作為“整句”的“論”字句中，“論”介賓結構後可以有“啊、呢、嘛（麼）”等提頓助詞（28a–c），說明這樣的“整句”來自“零句”的一問一答。但同是提頓助詞的“吧”卻不能進入該位置（28d），因為“吧”表“意向待定”（趙春利、孫麗 2015），即說話人對是否以此為排序標準還不確定，那麼問答對話當然建立不起來。例如：

- (28) a. 中，論歲數啊，我也是你們爺爺輩的……
b. 論交情的話呢，我求你給我兩個禮拜的限；論法律呢，我當初和你哥哥定的是：不論誰辭誰，都得兩個禮拜以前給信。
c. 這論喝酒嘛，咱們還是民族化比較符合國情，你說呢？
d. *論風度吧，雖然小資產階級風度還不足，但還不土裡土氣……

第二，正如沈家煊（2021）指出的，漢語中的“最小流水句”不是二聯的“對答”式，而是三聯的“回合”式，即“引發—應答／引發—回饋”，而我們發現“論”字句的“單句不成話”正是因為它缺少“回饋”，即一問一答組成的“論”字句或是在說話人一方，或是在聽話人一方，總要引起回饋——後接轉折句自反預期或結果句他反預期。值得注意的是，“論”字句和轉折句／結果句之間並不必需關聯詞，“意義的聯繫靠上下文來推導”（沈家煊 2016: 221），說明這種回饋通過“並置”就可以實現。例如：

- (29) a. 論條件，昔陽不如青神；【但是】論增產速度，昔陽超過青神。
 b. 論年紀，我比雷鋒、王傑大得多，【可是】論革命精神，我還是他們的小學生！
 c. 論交情，過得著命；【所以】誰肯自己成了家，叫朋友楞著翻白眼？
 d. 在家族中咱是爺們，論公事咱是上下級，【所以】醜話說在前頭，誰要是違反了村規廠法，侵害了集體的利益，是本家的嚴加一等處理，到時候別說俺六親不認。

也就是說，“論”字句內外都可以看作一問一答“並置”而成的。那麼，“論”引進的成分也就“很難說是僅僅起修飾作用的狀語”（呂叔湘 1979: 67），因為並置關係作為語言的初始結構，可以容納狀中關係，反之則不然（沈家煊 2019: 162）。

“論”字句就像反映這種初始結構的“活化石”留在了當代漢語中，這也可以看作“論”的語義具有較強主觀性的一個注腳。

4.3. 介詞語義研究建議

最後，我們結合對介詞“論”的分佈描寫、語義提取及“論”字句的特點概括，對漢語介詞語義研究提出兩點建議：

第一，處理動介歸類問題應以語法意義為內在依據，以句法表現為可見標準。上文提出“論”字句來自“一問一答”的兩個零句，但並不是任何一對“問答零句”產生的“論”字句中的“論”都是介詞。就我們目力所及，類似用法的最早用例來自1880年的漢語教材《亞細亞言語集》，但我們不認為這一時期的“論”是介詞，而應理解為表“說起、說到”義的動詞，因為這裡“論＋賓語”外的小句並沒有執行“定序”功能，更沒有產生預期。例如：

- (30) a. 若論圓、扁的不同，那西瓜就是圓的，那一本書就是扁的，那個錢是又圓又扁的。

- b. —這兩個是哪個方便呢？
—若論房子、吃食，都差不多。

也就是說，我們判斷“論”是否是介詞的標準是：除“論 + 賓語”外的小句在語義上是否完整且是否能完成“定序”功能並產生預期。決定這一標準的是介詞“論”的語法意義“定序生期”。以此觀之，“論”的介詞用法（（31a）（31c），其中（31a）主語“書法”承前省略）和動詞用法（（31b）（31d））在漢語中從20世紀初到當代都一直並行存在。例如：

- (31) a. 總而言之，都不過是玩意兒，論工夫差得遠呢。
b. 可不是麼，若論鋪戶的春聯，倒還是秀遠峰的多。
c. 新加坡若論國土面積和人口，是個小國，但它的經濟實力卻著實不小。
d. 論成績絲毫不誇大，議缺點半點不縮小。

上例前兩句來自1903年的漢語教材《華語跬步》，後兩句來自1990年《人民日報》。儘管這些“論”都可以解釋為“說起、談起”，但這只是它們的詞彙意義相近，而劃分詞類的依據並不是詞彙意義而是分佈，而分佈又是由語法意義決定的。因此，無論是“論”還是“若論”，甚至“論到（例（25a））”，只要它們的語義是“定序生期”，功能是引出話題焦點，本文都將其統一處理為介詞。

運用這一內在意義依據和可見形式標準，還可以將共時範疇內的介詞“論”和詞彙意義相近的動詞（組）“說起、說到、就……而言、從……來說”區分開來，即前者可以替換為後者，但反之不行。例如：

- (32) a. 在先，他搭過人家的班，也自己成過班。可是論玩藝兒、論名聲，他都不過別人。
b. ……可是說起玩藝兒、名聲 / 就玩藝兒、名聲而言，他都比不過別人。
c. 從條件資歷方面來說，梁榮傑完全可以向董事會提出為自己購買一套新房，或裝飾舊房。
d. # 論條件資歷，梁榮傑……

第二，主觀介詞的語義比較抽象，提取時必須擴大描寫範圍、“超越”顯性語法形式。一方面，“虛詞的語法意義是反映關係的功能性語法意義”（趙春利、李婷婷 2023: 42）。對介詞來說，這種“功能性語法意義”不僅決定了它如何“把實體詞介紹給述說詞”，也決定了它的話語關聯，而且對“論”這樣主觀性較強的介詞還決定了它“所引發的有關先前或後續話語的期待”（蘭艾克 2016: 383），即從所“論”角度

生成的預期。另一方面，預期性“是整個語篇結構的性質”（陳振宇、王夢穎 2021: 49），需要通過語義推理得到明確，所以這類介詞語法意義的表現不僅借助於各類同現成分等顯性語法形式，也借助於其同現成分的對立關係——如“論”字句既可以逆接轉折句，也可以順接結果句——這種隱性語法形式。¹⁴

鳴謝

本文得到中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漢語主觀介詞語義建構和情態驗證研究”（22YJC740062）的資助，特此表示感謝。

參考文獻

- 陳振宇等。2024。言語行為的邏輯：漢語語義和語用接口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Zhenyu Chen et al. 2024. *Yanyu Xingwei de Luoji: Hanyu Yuyi he Yuyong Jiekou Yanjiu*. Shanghai: Fudan Daxue Chubanshe.
- 陳振宇、杜克華。2015。意外範疇：關於感嘆、疑問、否定之間的語用遷移的研究。當代修辭學 5。71–80。Zhenyu Chen & Kehua Du. 2015. *Yiwai Fanchou: Guanyu gantan, yiwen, fouding zhijian de yuyong qianyi de yanjiu*. *Dangdai Xiucixue* 5. 71–80.
- 陳振宇、王夢穎。2021。預期的認知模型及有關類型——兼論與“竟然”“偏偏”有關的一系列現象。語言教學與研究 5。48–63。Zhenyu Chen & Mengying Wang. 2021. *Yuqi de renzhi moxing ji youguan leixing: Jianlun yu “jingran” “pianpian” youguan de yixilie xianxiang*.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5. 48–63.
- 何洪峰、張文穎。2015。漢語依憑介詞的語義範疇。長江學術 1。112–120。Hongfeng He & Wenying Zhang. 2015. *Hanyu yiping jieci de yuyi fanchou*. *Changjiang Xueshu* 1. 112–120.
- 黃瑞芳。2017。事件域認知模型下漢語反義複合詞的認知研究。外語教育研究 3。1–6。Ruifang Huang. 2017. *Shijianyu renzhi moxing xia Hanyu fanyi fuheci de renzhi yanjiu*. *Waiyu Jiaoyu Yanjiu* 3. 1–6.
- 姜望琪。2005。漢語的“句子”與英語的 sentence。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 1。10–15。Wangqi Jiang. 2005. *Hanyu de “juzi” yu Yingyu de sentence*. *Jiefangyu Waiguoyu Xueyuan Xuebao* 1. 10–15.
- 蘭艾克。2016。認知語法導論（下卷），黃蓓（譯）。北京：商務印書館。Ronald W. Langacker. 2016. *Renzhi Yufa Daolun*, xiajuan [Cognitive grammar: A basic introduction], trans. by Bei Huang.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李行健（主編）。2014。現代漢語規範詞典（第3版）。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語文出版社。Xingjian Li et al. (eds). 2014. *Xiandai Hanyu Guifan Cidian*, disan ban. Beijing: Waiyu Jiaoxue yu Yanjiu Chubanshe & Yuwen Chubanshe.

¹⁴ 但這並不是說，如果一個詞的同現成分有語義對立的情形，這個詞的語義就是主觀性的，目前只能說這是一種分佈上的傾向，因為“語法意義的表現要借助於語法形式，但語法意義的存在卻不取決於語法形式”（趙春利 2014: 7）。

- 劉月華、潘文娛、故韓。2001。實用現代漢語語法（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Yuehua Liu, Wenyu Pan & Wei Gu. 2001. *Shiyong Xiandai Hanyu Yufa*, zengding ben.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呂叔湘。1979。漢語語法分析問題。北京：商務印書館。Shuxiang Lü. 1979. *Hanyu Yufa Fenxi Wenti*.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呂叔湘（主編）。1980。現代漢語八百詞。北京：商務印書館。Shuxiang Lü et al. (eds.). 1980. *Xiandai Hanyu Babai Ci*.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呂叔湘。2014 [1944]。中國文法要略。北京：商務印書館。Shuxiang Lü. 2014 [1944]. *Zhongguo Wenfa Yaolüe*.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馬真。2016。現代漢語虛詞研究方法論（修訂本）。北京：語文出版社。Zhen Ma. 2016. *Xiandai Hanyu Xuci Yanjiu Fangfalun*, xiuding ben. Beijing: Yuwen Chubanshe.
- 錢坤。2022。現代漢語依憑介詞研究述評與展望。語言與翻譯 3。5–10。Kun Qian. 2022. *Xiandai Hanyu yiping jieci yanjiu shuping yu zhanwan*. *Yuyan yu Fanyi* 3. 5–10.
- 屈承熹。2006。漢語篇章語法，潘文國等（譯）。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Chauncey Cheng-hsi Chu. 2006. *Hanyu Pianzhang Yufa* [A discourse grammar of Mandarin Chinese], trans. by Wenguo Pan et al. Beijing: Beijing Yuyan Daxue Chubanshe.
- 邵敬敏。2004。“語義語法”說略。暨南學報（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版）1。100–106, 141。Jingmin Shao. 2004. “Yuyi yufa” shuolüe. *Jinan Xuebao*, renwen kexue yu shehui kexue ban 1. 100–106, 141.
- 沈家煊。2016。名詞和動詞。北京：商務印書館。Jiaxuan Shen. 2016. *Mingci he Dongci*.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沈家煊。2019。超越主謂結構——對言語法和對言格式。北京：商務印書館。Jiaxuan Shen. 2019. *Chaoyue Zhuwei Jiegou: Duiyan Yufa he Duiyan Geshi*.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沈家煊。2021。“二”還是“三”——什麼是一個最小流水句。見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漢語語言學》編委會（編），漢語語言學（第一輯），5–34。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Jiaxuan Shen. 2021. “Er” haishi “san”: Shenme shi yige zuixiao liushuiju. In *Zhongshan Daxue Zhongguo Yuyan Wenxue Xi Hanyu Yuyanxue Bianweihui* (ed.), *Hanyu Yuyanxue*, diyi ji, 5–34.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 石微、王浩壘。2014。現代漢語介詞“論”的形成歷史及其語法分析。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261–266。Wei Shi & Haolei Wang. 2014. *Xiandai Hanyu jieci “lun” de xingcheng lishi ji qi yufa fenxi*. *Zhongnan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2. 261–266.
- 束定芳、黃潔。2008。漢語反義複合詞構詞理據和語義變化的認知分析。外語教學與研究 6。418–422, 480。Dingfang Shu & Jie Huang. 2008. *Hanyu fanyi fuheci gouci liju he yuyi bianhua de renzhi fenxi*. *Waiyu Jiaoxue yu Yanjiu* 6. 418–422, 480.
- 宋文輝。2018。主語和話題。上海：學林出版社。Wenhui Song. 2018. *Zhuyu he Huati*. Shanghai: Xuelin Chubanshe.
- 泰爾米。2017。認知語義學（卷 I）：概念構建系統，李福印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Leonard Talmy. 2000. *Renzhi Yuyixue*, juan yi: *Gainian Goujian Xitong*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 I, concept structuring systems], trans. by Fuyin Li et al.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 完權。2018。信據力：“呢”的交互主觀性。語言科學 1。18–34。Quan Wan. 2018. *Xinjuili: “Ne” de jiaohu zhuguanxing*. *Yuyan Kexue* 1. 18–34.



- 王恩旭。2023。也說意外的本質——從典型意外標記“竟然”說起。見復旦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科《語言研究集刊》編委會（編），語言研究集刊（第三十一輯），96–144, 387。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Enxu Wang. 2023. Yeshuo yiwai de benzhi: Cong dianxing yiwai biaoji “jingran” shuoqi. In Fudan Daxue Hanyuyan Wenzhi Xueke *Yuyan Yanjiu Jikan* Bianweihui (ed.), *Yuyan Yanjiu Jikan*, disanshiyi ji, 96–144, 387. Shanghai: Shanghai Cishu Chubanshe.
- 王自強（編）。1998。現代漢語虛詞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Ziqiang Wang (ed.). 1998. *Xiandai Hanyu Xuci Cidian*. Shanghai: Shanghai Cishu Chubanshe.
- 吳婷燕、趙春利。2018。情態副詞“怪不得”的話語關聯與語義情態。世界漢語教學 3。358–371。Tingyan Wu & Chunli Zhao. 2018. Qingtai fuci “guaibude” de huayu guanlian yu yuyi qingtai. *Shijie Hanyu Jiaoxue* 3. 358–371.
- 吳芸莉。2018。現代漢語認識情態動詞的連用。漢語學習 1。39–49。Yunli Wu. 2018. Xiandai Hanyu renshi qingtai dongci de lianyong. *Hanyu Xuexi* 1. 39–49.
- 徐晶凝。2003。語氣助詞“吧”的情態解釋。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143–148。Jingning Xu. 2003. Yuqi zhuci “ba” de qingtai jieshi. *Beijing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4. 143–148.
- 徐烈炯、劉丹青。2018。話題的結構與功能（增訂本）。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Liejiong Xu & Danqing Liu. 2018. *Huati de Jiegou yu Gongneng*, zengding ben. Shanghai: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 楊祖陶、鄧曉芒。2001。康德《純粹理性批判》指要。北京：人民出版社。Zutao Yang & Xiaomang Deng. 2001. *Kangde “Chuncui Lixing Pipan” Zhiyao*. Beijing: Renmin Chubanshe.
- 葉婧婷、陳振宇。2014。再論漢語的完句性。見復旦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科《語言研究集刊》編委會（編），語言研究集刊（第十三輯），118–136, 329。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Jingting Ye & Zhenyu Chen. 2014. Zailun Hanyu de wanjuxing. In Fudan Daxue Hanyuyan Wenzhi Xueke *Yuyan Yanjiu Jikan* Bianweihui (ed.), *Yuyan Yanjiu Jikan*, dishisan ji, 118–136, 329. Shanghai: Shanghai Cishu Chubanshe.
- 張斌（主編）。2001。現代漢語虛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Bin Zhang et al. (eds.). 2001. *Xiandai Hanyu Xuci Cidian*.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張誼生。2016。介詞的演變、轉化及其句式。北京：商務印書館。Yisheng Zhang. 2016. *Jieci de Yanbian, Zhuanhua ji qi Jushi*.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趙春利。2014。關於語義語法的邏輯界定。外國語 2。2–13。Chunli Zhao. 2014. Guanyu yuyi yufa de luoji jieding. *Waiguoyu* 2. 2–13.
- 趙春利。2018。“嗎”的分佈驗證、焦點排序及其疑問性質。中國語學 265。19–42。Chunli Zhao. 2018. “Ma” de fenbu yanzheng, jiaodian paixu ji qi yiwèn xìngzhì. *Zhongguoyu Xue* 265. 19–42.
- 趙春利、李婷婷。2023。副詞“簡直”的分佈驗證與語義提取。漢語學報 2。32–43。Chunli Zhao & Tingting Li. 2023. Fuci “jianzhi” de fenbu yanzheng yu yuyi tiqu. *Hanyu Xuebao* 2. 32–43.
- 趙春利、孫麗。2015。句末助詞“吧”的分佈驗證與語義提取。中國語文 2。121–132, 191–192。Chunli Zhao & Li Sun. Jumo zhuci “ba” de fenbu yanzheng yu yuyi tiqu. *Zhongguo Yuwen* 2. 121–132, 191–192.
- 趙元任。1979。漢語口語語法，呂叔湘（譯）。北京：商務印書館。Yuen Ren Chao. 1968. *Hanyu Kouyu Yufa*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trans. by Shuxiang Lü.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朱德熙。1980。現代漢語形容詞研究。見現代漢語語法研究，3–41。北京：商務印書館。
Dexi Zhu. 1980. Xiandai Hanyu xingrongci yanjiu. In *Xiandai Hanyu Yufa Yanjiu*, 3–41.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Couper-Kuhlen, Elizabeth. & Margret Selting. 2018. *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 Studying language in social inter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rn, Laurence R. 1989. *A natural history of neg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ittgenstein, Ludwig. 1953.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The Semantic Structuring of Quadratic-constrast Preposition *lun* and the Juxtaposition of *lun* Construction

Kun Qian

Jiangsu University

Abstract

Guided by Semantics Grammar and based on corpus and logic, this study limits the syntactic environment of the preposition *lun* to the anti-expectation discourse of “quadratic contrast”, extracts its grammatical meaning as “expectation based on order”, and summarizes its construction feature as “interaction and juxtaposition”. Firstly, reviewing previous research,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preposition usage of *lun* needs to be described more delicately. Secondly, the syntactic-semantic structuring of *lun* is reconstructed at the level of discourse and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lun* construction must be placed in an anti-expectation discourse to become an utterance, be it in a typical turning discourse or an atypical out-turning-and-in-causal discourse. Thirdly, the syntactic collocation and semantic selection of *lun* are described and verified from the level of sentence, where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requirement of anti-expectation discourse c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construction’s one-sidedness,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orderliness” of the fact-clause and the “preference” of the opinion-clause. Fourthly, the grammatical meaning of *lun* is generalized as “expectation based on order”, i.e. by positioning things within a certain frame of reference, a preferred expectation is generated, which in turn creates the need for quadratic contrast in communication. Therefore, all *lun* constructions arise from the question–answer interaction. Finally, this study reflects on the semantics research of prepositions.

Keywords

quadratic-constrast, the preposition *lun*, semantic structuring, anti-expectation, juxtaposition

通訊地址：鎮江 京口區 江蘇大學 文學院

電郵地址：qkjon@163.com

收到稿件日期：2025年3月6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5年11月14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5年11月28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5年12月8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6年1月30日